

中国钢琴曲《皮黄》音乐意境的探究

邓好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 历年以来,中国钢琴音乐具有独特的创作方式,以中国钢琴作品《皮黄》为例,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创作风格来看,都体现着民族音乐的包容性。本文笔者主要从此曲的情景交融与音乐意境入手,揭示这部作品所蕴涵的中国钢琴意境与神韵,试图从中国古典艺术美学思想的角度对此进行简单地概括与研究。

【关键词】 钢琴曲《皮黄》;美学思想;音乐意境

DOI: 10.18686/jyfzj.v3i10.58242

从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与发展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一开始对中国传统民间乐曲的移植与改编,突破至今逐渐呈现创作风格多样化的繁荣形势属实不易。在中国百余年的钢琴音乐创作历程中,作曲家们对本土音乐的挖掘不仅贯穿了钢琴音乐创作的始终,也成为几代作曲家们不懈追求民族性与创新型的标志。中国的传统音乐一直以来,讲究“传神”、“气韵”和“情意”,那么在追求民族性与创新性的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倍受瞩目,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于多声性钢琴艺术的过程中,中国戏曲艺术的翘楚京剧,成为诸多作曲家所青睐的对象。管窥百年中国钢琴历程可以得知,作曲家们围绕着“钢琴上的京剧”进行了许多尝试与探索,京剧元素与钢琴艺术相融合的创新性创作,不仅凸显出中国钢琴音乐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独特魅力,而且也展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同时也体现了新一代作曲想要达到诗情画意与钢琴音乐艺术的高度统一的境界。

著名美学加宗白华先生曾提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深而深得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1]完整的完成一部作品不仅需要演奏家熟悉并了解作品的风格和背景;同时也需要演奏家对作品所描绘的情境有切身的感悟;并运用高超的演奏技术和丰富的音色变化来营造音乐的气氛,演绎音乐所需要的意境。

张朝教授的钢琴作品《皮黄》,来源于京剧唱腔中的西皮和二黄两大声腔系统,不同的结构与情绪性格特点,使京剧极具戏剧冲突力与张力。在演奏《皮黄》时,笔者认为它的意境与整个作品的氛围是最重要的,正如赵晓生先生说:“在钢琴学习的任何阶段必须想尽办法进入音乐的‘意境’^[2]”。他认为音乐中的意境可以分为三种,即:实境、幻境、虚境。所谓实境,就是从音乐能够听到、感受到的真实的场景和意境,像我们前面例举过的写“景”的一些作品。所谓幻境,是音乐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超越时空的联想一种不可名状的心灵感受,一种心驰神往的想象。所谓虚境,则是音乐的最高境界,是难以用语言描绘的,必须用心来体验的一种境界,谓之:心灵达到一种境界,音乐也随之达到一种境界。^[3]其实,中国的音乐创作与诗词创作大小略同,它们在整体结构上十分突出“情”和“意”,作曲家们跟诗人一样,常常寓情与景,寄情于山水。作为乐器之王的钢琴,音色变化丰富、音域宽广、演奏技巧艰深、音乐表现力丰富,因此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完全能够在钢琴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赵晓生先生也曾感叹道:“钢琴音乐的意境太宽阔、太丰富、太多彩了!”^[4]

以下是笔者对于作品《皮黄》每一段落进行意境演奏的简要阐述:

“导板”段在降E宫调式上展开,无眼无板,有“散拉散唱”的特点,该段一开始运用了丰富的的波音、琶音、倚音符号及延长记号,强弱相间的对比,营造一种轻柔飘渺的画面,将乐曲渐渐拉开帷幕,中国国粹的韵味也随之而升。作者在这一段落标注用自由节奏(Rubato)进行演奏,就像是一个从很远传过来的声音,色调安详,缓缓地、远远的,像是一幅黑白的山水画^[5]。纵观整首乐曲,节奏是整个乐曲的最独特最重要的特点,

要达到音散意不散的境界,演奏者需要一定雄厚的钢琴弹奏基础。

“原板”段继续延续了降E宫调,是整个乐曲的主题和中心段落,旋律主题安详缓慢的进行延展,渗透出十分精妙的京剧情调,自由紧凑,是其他板式发展的基础,上下两个乐句旋律以对话的方式发展,旋律简单干净,一问一答,悠然自得。

“二六”段是小快板的乐段,气氛欢快热烈,以天真活泼的情绪意境展开。下声部以密集的十六分音符模仿了板鼓的音色,节奏像是京剧演员伴随着鼓点踩着戏曲的台步走上台来诉说着自己儿时在家中与伙伴嬉笑打闹的场景,配合着上声部跳音与连音交替的演奏方式,洋溢着儿时童趣的画面感,表现了作者对家乡及童年回忆的憧憬与向往。

“流水”段为A商调,有板无眼,犹如微风阵,旋律一气呵成。据张朝先生的描述,他将这段流水的氛围表述为来到在滇池旁,你会感受到微风拂面的清凉,花儿的清香,这段主要描绘出微风的感觉,旋律进行加花和变奏。^[6]

“快三眼”段速度相比前三个段落更加快速而活跃。节奏欢快、行腔紧凑、旋律线条简单简朴的板式唱腔结构,后半段部分连续切分节奏与气氛浓烈的十六分音符,交错碰撞出灿烈的火花,密集热烈的节奏型与和弦的变化,模仿了打击乐与京胡的音响,营造一种锣鼓喧嚣的气氛,京味十足。在这段音乐中,表现的是张朝先生青年时期年轻气盛,充满了朝气,整个乐段活力满满,动力感十足,讲究的是一种“精、气、神”,弹奏起来能另演奏者热血沸腾。

“慢板”段是全曲主题展开的第二大部分。也是全曲最具戏剧化也是意境最高的部分。节拍主要以自由拍子组成,速度更是自由多变。张朝先生在作品中将这段内容描述为“在自然中感受生活的宁静、享受心灵的平和。那时候经常在滇池看到晚霞色彩的变化。”^[7]气韵上升至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钢琴作为一种表达音乐的载体,此时此刻,人与琴合二为一,也许就是表达音乐意境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情景交融”的意境也由此体现。此部分能够分为两大乐句演奏,第一乐句(86-92小节)在右手八度断奏中幽静展开,左手的主题动机缓缓地行进着,迷雾轻绕大地,绵绵细雨落在平静的湖面上泛起圈圈涟漪,气氛神秘舒缓。第二乐句(93-100小节)作者在此处标注了Largo campana(模仿钟声),节拍转至二二拍,右手最高声部模仿钟声的鸣响仿佛是在唤醒沉浸在梦境中的人们,询问人们内心最深处的信仰。因此要拥有一颗包容的心,人就不会越来越自私了。至此情绪逐渐高涨饱满,最后以左右手八度交替疾风似的华彩绚丽收尾。整个慢板段落节拍变化频繁,音乐上飘渺深沉,同时也体现了作曲家高尚的艺术境界。

最后的“快板”、“摇板”、“垛板”是全曲戏剧性矛盾激烈的部分,每每弹奏此段时,笔者仿佛置身于戏台子下,观看京剧五大行当在舞台上大显身手,刚烈正直的张飞,凶狠残暴的典韦,忠勇义烈的关羽等等,精彩叫绝。“快板”段从快板开始往后的部分是作曲家引用与模仿京剧乐器最多的部分,首先进入的头两个音就是以两个果断的踩音模仿京剧伴奏中的

打击乐器，随后左右手构成极不和谐的二度音程，七度和弦进行展开，此时钢琴不再只是钢琴，仿佛是一个戏班子，民乐队中所有的锣声鼓声镲声都由钢琴演绎完成，频繁的调式转换更是使得整个“快板”段落苍劲有力，恢弘大气。

“摇板”段为散拍子，羽调式，无板无眼。一般用于叙述或对话场景中运用，也可以在任务情绪异常激动时表现喜悦或悲伤的情绪。作曲家在此处标注：“上声部似人声拖腔，内声部似京胡滑指与弹拨，即紧拉慢唱的效果。”这一段的三声部织体模仿了唱腔和乐队，伴奏声部模仿了京剧四大件的“京胡”、“月琴”、“京二胡”和“小三弦”，在京剧中，“摇板”的鼓和胡琴始终保持一种紧打紧拉的状态，其唱腔的上、下句落音与“原板”与“散板”完全相同，但是与“散板”的锣鼓开场方式不同。在这部分，作曲家将自己化身成为爱国志士，若国家有难，会议无反顾地冲在最前线，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地精神。

“垛板”段一拍子，调式转至G宫调式，同时左右手分别采用不同的调式，有板无眼。左手是板鼓，右手是拉弦，逐渐加速，铿锵有力，并且始终保持着右手清晰的旋律颗粒性。这个板式的速度在全曲所有板式中是最快的，矛盾冲突发展到这里已经到达了顶点，舞台早已切换成了战场，英勇奋战地战士们伴随着激烈地鼓点杀出重围，音乐情绪就这样持续激烈愤慨

地进入到尾声。

“尾声”段调式回归为降E宫调式，全曲的结束部分。在这里，若是没有张朝先生的标注，笔者会误以为在歌颂牺牲的壮士们，是悲壮，消极的音乐情绪。但巧妙地是，张朝先生说明了，这里不是悲壮的，而是积极的，辉煌的，精神永在的。此段与“原板”，左右手浓郁厚重的柱式和弦交错进行，音域宽广，清晰有力，形成了首尾呼应的效果。场面再次回到京剧舞台上辉煌的场景，五大行当各自凸显中国传统民族的精神气概辉煌结束。

结语

《皮黄》作为中国21世纪以来较为成功的钢琴代表作之一，每一段音乐的意境的演绎都令人耐人寻味。作为艺术表达中的“音乐意境”，对于钢琴音乐表达至关重要，其不仅是对钢琴艺术的一种深化，也是人类情感体现的另一个形态。因此，就《皮黄》这一钢琴作品来看，每一段音乐都像是在诉说、描绘及营造不一样的意境，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要达到心灵、手指与键盘为一是需要非常多实践的积累与沉淀的。而音乐意境的发挥与展现也有助于钢琴艺术的升华与创新，从而满足更多听众的视听需求。

参考文献

- [1] 赵瑾. 张朝钢琴曲《皮黄》的演奏与欣赏[J]. 钢琴艺术, 2010(09):29-33.
- [2] 童薇. 京剧声腔与钢琴艺术的完美结合——张朝先生钢琴曲《皮黄》的音乐特征及其演奏[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13(03):177-187.
- [3] 张慧. 情与景的交融——中国钢琴音乐意境之探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5):136-139.
- [4] 赵晓生. 钢琴演奏之道[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7.
- [5] 宗白华. 美学与意境[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高雪. 刍议钢琴演奏中的音乐意境[J]. 黄河之声, 2021(07):78-80.